

沙汀短篇小說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

沙汀短篇小說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 224

字數 201000

沙汀短篇小說集

著者 沙 汀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京1-25000
定價 8.500 元

一九五三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三 欠

航線	一
丁跋公	一一
兇手	一四
代理縣長	一四
獸道	一四
在祠堂裏	一四
防空	五四
破力	五四
在其香居茶館裏	七五
替身	八七
老煙的故事	一〇一
一個秋天晚上	一一三
范老師	一一六
呼嚎	一九
催糧	一五
煩惱	一七

選災	1
意外	2
醫生	3
酒後	4
砲手	5
減租	6
俊記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

航 線

鼓動着鋼鐵的脈搏，噴着氣，船朝前進行。

在這以上，當經過石門灘瞿塘一帶地區的時候，急流，夾江的峭壁做成的陰影，「神匪」，真使人憂鬱，害怕；船好像在深谷裏航行。那些被歷史的軸牽動着的人們，頭纏紅布，穿着打結搭的爛褲子，站在石岩上，山坡上，翹起腳尖叫吼。他們可並不如傳說一般，涉水如履平地，揮刀頭落；而且那餓縮了的身體，的確會爲護船的洋兵所洞穿。

現在，是沒有急流，陰影和「神匪」了，河岸展開着，彷彿天都寬了好多。

在鉛色的天底下，田野，村落，狂奔的犬，幻燈似地掠過去了。這裏，從表面看，也正和中國任何一處內地相似，蕭索，荒廢，陽光都洗不掉的陰鬱。然而，人們却向黃色的江岸呆視着，疲倦的眼睛是那麼深陷，好像在那些野生的荒草叢中，在那潮濕的泥土裏，在這衰老荒涼的外表下，正在出現着一個嶄新的局面。他們過一分鐘鬆一口氣，而猜想着未來的一秒一刻將會碰見怎樣的奇蹟。

當岸上那些高架着的寫了標語的木牌，正對面奔了過來的時候，客人們都把頭伸過船舷，連不識字的也睜大眼睛，推開別人的頭和肩膀。

「那不是麼？——看！……」

「往這邊看過去呀，瞎子！」

在甲板上，那些四等艙的客人，都開始談起來了。他們是那樣近乎鬱悶的莊嚴，不住地，擊那

響遍全中國全世界的傳說，使自己吃驚，嘆氣，神往。有的坐着。有的靠在欄杆上。有的背靠着板壁坐在鋪位上，擺開着兩腿，手支在膝頭上。

那個高長長的湖北人，皺着眉頭，頸子一偏，打斷誰的談話，說：

「你佬是那裏聽來的啊，神話！比峽裏的呢，是兇。搶船麼，那也看。前頭，四川軍閥運的槍倒確實被搶了，在城陵磯。打了三天三夜。聽說是上海有走線，要不怎麼會知道呢？可是就因為有槍囉！槍多了好打出來，裏邊也不好過活呢。」

立在三等艙門口的包袱客，正在和一個學生爭辯，這時，他突然掉轉頭叫道：

「聽啦！我說鬧不好罷，田也分了，還是沒吃的。」

「我是說鹽這些東西啊。米麪，倒便宜，規定了的，幾百錢一斗。可是鹽，比人參還貴。軍隊給堵住了呀，通不過。也有膽大的偷去賣，賺錢呢。」

「也給價麼？咳！可以去啦？恐怕不能運多少罷？」包袱客熱心地問。

一個老頭子蹲在甲板上敲着煙斗，嚷道，「鬧不好的！誰也鬧不好！」於是急急忙忙地裝好煙，站起來，「怎鬧得好？人還沒死够呵！」他沖氣似地，跑往船尾去了。

西崽掌着大洋盤，從冰箱邊轉過來，罵道，「死尸！沒有帶眼睛麼？」挺起胸，上最高的一層樓上去了；老頭兒憤憤地，望着那消逝去的雪白的後身。

在上層的甲板上，欄杆的周圍排好了鋼板：外國水兵架設着機關槍。一個背着槍的洋兵，啣着大煙斗，在光亮的甲板上踱着。香檳酒在玻璃盅裏堆着花，大餐間裏的紳士們，是忘掉了脚下蕩動的船和崩裂的世界了。他們正在碰着杯互祝健康。

那個由宜昌上船的中國兵，伸長腦袋伸向樓口望了一眼，喃喃道：

『媽的！真比我們團長還穿得闊！』

他退回船尾去了，在廁所的門階上坐下。然後分開兩腿，手搭在膝蓋上去，於是十分莊嚴地向人衆瞥了兩眼，吐一口痰沫，開始自言自語起來。

『樣子倒滿神氣，擎上去試試看！……』

許多頭朝那兵士轉過來了，於是，他兩脚一張一合地，帶着一種誇耀神情，談起那他所親身經歷的惡戰來，誇耀着自己和敵人，一點不把洋兵擋在眼裏。

『我打十幾年仗了，』他抬抬頭接着說，『真沒見過！男男女女一齊出馬。婆娘些褲兒一捲，撲過河來拏梭標穿你。連娃兒些都好惹，——老頭子，笑？不是好吃的果兒啊！跑去試一試吧，不搞得你屁滾尿流那才怪哩！……』

女人們垂下頭去，擎奶子往小孩子嘴裏塞，嘆氣了。

一個中年人拍着大腿，腰肢一仰一屈地嚷道：

『老百姓過的啥日子呵！不亂往那裏跑？』

『往那裏跑？今天要，明天要，人要光了，錢要光了就跑啦！原先是這樣麼？——那篇書上寫得有？——只屙不吃那倒好啦！』

一種啞聲緊接着說，而這立刻引起了兵士的注意。

『你像也贊成呀，老哥？』兵士打偏了頸子問。

『甚麼……我說——你胡扯！……』

兵士拍着膝蓋大笑起來。有誰喃喃道：

『這年歲，少開口啊！』

兵士突然止住了笑，眼睛幾眨，不服氣地嚷道：

『你怕我賣他麼？把眼睛擦亮看一看吧。』

「啊，啊，那裏！」有人怕兵士要橫，勸解道，「褲帶都鬆了呀！不給吃麼？」一提到肚皮的事，各人都馬上感到腸胃的空虛了，有的談起食物的便宜和味道，有的望着洋廚房出神，發氣，有的跑往下船廚房裏打聽去了。

那個瘦小的火食老板，他底眼睛已經被長年的油煙弄昧矇了。他擎食指捋了一下鬍子上的清鼻涕，就又捏起竹筒，在大木桶裏攪起來，給泥混的江水「打摃」。胖子下手正弓着腰在小衣襟上對付跳蚤。火快眼睛懶洋洋的，正坐在米口袋上出神。廚房裏的空氣比饑餓着的肚皮還要閒散得多。

擁下來的客人们氣餒了。他們吞了一下口水，就齊聲抱怨起來。

「喂！大師父！快餓過性了喲！」

「餓過性好讓你少吃點啦！真會打算盤哩。」

老板把攏着的竹筒停住了。眨了眨眼睛，他氣兇兇地吼道：

「快了麼？你看喉嚨裏都撐出手來了！」

「快了！快了！」胖子收拾了一下衣裳，心平氣和地回答。他開始在鍋裏動着湯瓢，接着，盛了一點湯起來，把下巴伸出一步，用一種很仔細的神氣去喝；然後，擎圍裙揩了揩那嘴接觸過的部分。「好了！再一股火就喫得了！」接着他又輕鬆愉快地說，竭力安慰着那些餓得發了脾氣的人衆，好像這是他的義務似的。

一種粗大的噪音叫道：

「不要催，他會把洗碗水給你吃哩！」

胖子向那嘮叨的人瞟了一眼，打了個呵欠，把臉掉到船舷外面去了。

風絞着煙，水花和岸上的泥土。廣闊的耕地無涯無際地擴展開去。在一簇屋子的高處，一片惹

眼的紅色奔過去了。更遠一些，在一片空地上，有一大堆人攢動着。船顛簸着，發出一種張惶失措的叫聲，彷彿牠正被沸騰着的兩岸扼殺着一般。

「看！那是什麼呀！」有誰突然直瞪住岸上，叫起來。

「總是開會呀！不要亂叫！」

「啊喲，唧，唧！我的天公！」

「客人些！查票了！」

樓口傳下來的叫噏使大家靜默了。但不到一分鐘，又都抱怨開來。

「怎麼？又要查呀！」

「簡直像犯人囉！」

一個頭頂發亮的老頭兒，把吊在褲腰上的煙盒子打開，取出船票，揮着手嚷道：

「這難道是假的啦？還怕他查！」

帶着嘮叨和空空的肚皮，客人們又終於懶拖拖地望樓上擁去了。

胖子輕輕鬆了一口氣，笑了。火伕在灶門邊上煤。老板抱了一大疊土碗，往一片木板上安置着；隨即用圍裙揩了揩眼睛，開始在想甚麼；最後，跑到自己火艙隔壁的屋子裏面去了。一會又笑着走出來，很當心地把門挪好。

「爽性點！查完就開。」他吩咐着火伕。

沒有誰回答他的話，都一聲不響地工作着。於是，老板自己也便動起手來，擎湯瓢挑鬆了瓦盆子裏的豆芽，然後往每一只土碗裏分散。

油煙子給人帶來了噴嚏和眼淚。浪花不住地從窗口跳進來。一遇着大浪，排列在木板上的菜碗就互相撞碰着，發出尖銳的聲音。

樓梯上有繁密的脚步聲傳來。

『快點！又下來催命來了！……』

可是，等到老板掉過臉去，他馬上噤住了，兩隻手無力地垂下；那握在手裏的湯瓢，不知道是放下的好，還是捏住的好。他底臉更瘦小，眼睛也更眯瞇了。

茶房們扮着鬼臉。船主和買辦說的話，廚子們很難懂的。那個說洋話的中國人，腦袋一動，帶了兩個侍者，走到老板的屋子裏去了。顯然是去進行搜查。

『船主！……』

老板的舌頭好像是僵硬了，但他隨又轉向留在外面的茶房，告饑起來。

『一碗把酒敬得起的，……』

可是，他們只能替他着急流汗。

三個『黃魚』筆直地站在船主面前了，枯黃的手指捏弄着鈕扣和衣領子。他們的面孔黃皺，神色忸怩，從藍布大褂家造鞋子發出泥土氣和魚腥氣。

『買辦！……你老人家，……』老板喃喃着。

『我作不到主呀！』買辦擎肥下巴指了指洋人。

一羣人給船主做了尾巴，劈劈拍拍地跟着上樓去了。

老板甩手跺腳吵嚷起來。

『我曉得有人壞我，對的！——暗害我呀！……』

他滿以為，一生糾纏不清的債賬，一生油煙裏的生活，在這一次的冒險當中，總可以結束了，於是，靠着兒子和媳婦，吃兩天閒飯，靜靜地死去。然而，眼睜睜這肥皂泡一般的希望，是被人戳破了！他擎圍裙揩着眼睛，因為他真的淌了眼淚。

那個胖子懶聲懶氣地勸他道：

「急一陣又怎樣呢？你就急死了他也不管你這一套啦！」

來了！來了！

老板應聲着，把圍裙解開，拂去了身上的炭灰，向樓梯邊走去。

「你聽我說！」胖子叮嚀道，「見船主人！底下人……」

「我沒有得罪過什麼人，——唉，害我呀！」

汽笛急迫地哀鳴着，船行得慢了。牠彷彿已經奔過這法律以外的航線，可以從從容容地緩口氣一般。黃色的河岸，草屋，繫在枯樹樁上的破船，遠遠的鏡子樣晃着的湖泊和河道，都明明白白地望得見了。

客人們彷彿已經忘掉了餓餓，都圍住買辦室，翹起腳爭看那犯規事件的結局。「外國人的話不好說！」那個買辦，早被頑固的訴苦弄出脾氣來了，他斬釘截底章程不是單寫在紙上就算了的，你怕像我們樣？快些收拾東西罷！」

黃魚們急得直跳起來。

「我們不懂得規矩，我們才出門啦！」

因為抱怨和失望，老板瞪着眯缝的眼睛，只是癡呆呆地直叫道：

「我知道有人暗害我！……對的！……我沒有得罪過人！」

圍住看鬧熱的人，聽了這些夾着哭聲的乾嚷，翹起的腳都放平下來。

圍住看鬧熱的人，聽了這些夾着哭聲的乾嘍，翹起的腳都放平下來。一個人提高嗓音，不很自

「都是中國人啦！那塊石頭底下不藏兩條魚呢？」

「對囉！……」

於是他們便紛紛嘈吼起來，各人都提出自己的意見和抗議，大聲地說，好叫旁的人領教。一致的意見是：不應該把黃魚送下船，因為他們是出過錢的，而且他們的荷包已經空了，沒有錢再買票了；廚房老板可以把那不規則的票價退出來。

「我作不得主呀！……」

買辦把衣兜一提，左腿跨上沙發的靠手，肥肥的臉望大眾避開了。

船緩緩地停止下來。靠南岸一邊的救生艇正在開始降落。艇子兩端立着的水手，像爬樹似的，握着大麻繩，大腿一屈一伸地哼叫；讓慢慢艇子降到水面。

「我承認退錢呀！好，到漢口就退！」老板急急地叫，口沫亂濺。

「還要命麼？他吐出來就是了呀！……」

甲板上突然嘈吼起來，從房艙裏和統艙裏擠出各色各樣隨意裝束着的人物，好像發生了火警。『貨艙走那裏去啊！……』

拏屁股抵住後面的人，拏手撐開撞着鼻子和下巴的頭，人們擁擠着。木牌，遠遠動着的人羣，顯然是在望岸邊跑來的，旗幟，是在預示着奇蹟的來臨了。

「不要擠！……不要怕，——我們早就有準備的！」

辦事人的安慰絲毫無用，人們還是恨不得馬上生出兩個翅膀。圍着買辦室打抱不平的那些四等船的客人，也驀地喚出另外一種驚人的變動來了。

「簡直叫人去送死啊！——他們會被當作偵探的！……」

「老實！這地方能上岸麼？……」

有的開始叫罵起來了，他們沒有想起自身的危險，只打算救出那三個洋人規則下的犧牲者。犧牲者們也認真快哭起來了，嘴唇發青，太陽穴顫動。他們的心裏老是痛苦地想着：「這就是出門求財呀！」非常失悔他們輕易地離開故鄉。

買辦是明白船主意思的，正如一隻狗明白牠主子的脾氣一樣，然而，他却忽然變得慷慨起來，說道：

「好，碰一碰運氣吧，我再去見船主！」

「不行！他會躲起來的！」船客中有人反對。

一些人却嚷道：

「讓他去吧！他能往那裏跑呵？」

代替買辦下來的却是四個洋兵。

「我說會走出蹊蹻來吧！」有人失望地叫着。

於是打抱不平的人感到所有的努力吹了，他們散開去，分做幾簇，擠眉弄眼地嘮叨起來。他們遠比那些房船統艙裏的客人鎮靜，也不準備藏躲。

四個外國兵叱吼着，比着手勢，叫黃魚們趕快到下面的艇子裏去。

「唉！這就是出門求財呀！」三個人一齊哭叫出來。

他們擎屁股死死地抵住板壁，蹊足甩手地嚎嚷着，身上放散出汗氣和霉熏氣。這土頭土腦的固執，悶人的氣息，幾乎使洋鬼子束手無策了，他們互相呆笑起來。

買辦從上層甲板上俯下身子，望着茶房們嚷叫道：

「你們動一吓手好吧！就單會吃飯麼？」

茶房們翻翻白眼，喃喃着，陰縮縮溜起走了。幾個辦事員叫罵着，向了黃魚們衝過去，抓住他

們底背膀，拖往下船去了。好像押解犯人一樣。

那個好久沒有張口的中國兵，忽然大叫起來，一隻手拍拍胸口。

『大家跟我走吧，不會咬人！……』

在岸上遠處騷動着的人羣，紅旗，已經停止住了。接着又開始往兩邊移動。在塵埃和草堆和樹叢後面，移動着的影子漸漸隱沒。跟在中國兵身後的客人當中，有兩三個，在樓口邊遲疑起來，眼睛裏充滿着驚惶。接着，他們回轉身，找自己的隱蔽所去了。

三個黃魚，終於被勒逼到艇子上去了。他們站在艇子的中部，乾嚎，一時手指指天，一時又拍拍屁股。他們一跺足，艇子便顛簸起來，於是又趕緊蹲下身子，緊抓住水手們底膀臂。從岸上一簇荒草叢裏，忽然站出一個人來，揮着手，嚷叫着；一會，又向一片樹叢閃過去了。而在輪船甲板上面，洋兵嘴角邊浮着獰笑，手指弄着槍機。

胖子伙房擎身子伸出船尾的鐵門邊，拚命地吼道：

『不要緊！你手上有繭疤，不會吃到虧的！』

『這就是出門求財呀！……』

嘶啞的聲調給水聲遮斷了。

『對！不會有什麼問題，你們是下苦人啦！』

兵士擎兩隻手當作號筒，也望着艇子嚷。他又車轉身，對站在後面的同伴說道：

『老哥！現在下苦人吃香呢！……』

艇子載着痛苦和絕望，顛簸着。在它剛剛靠近岸的時候，從空曠的田野裏，波濤一般的人聲沸騰起來，接着便是稀稀落落的槍聲。

『不要怕！他們是指着上頭打的！……』

中國兵高興的叫囂聲，被樓上洋兵們快放的機槍聲掩蓋了。

上岸的三個人當中，有兩個在機槍掃射下直挺挺跌了下去。江的北岸，也突然迸發出槍聲和人聲。

救生艇消逝在煙霧和火焰裏了。……

在廣大自由的天底下，是橫着田野，村落，黃色的江岸和黃色的波濤。波濤洶湧着，血和火澆湧着，好像就要吞滅掉這一切的不平。衰老荒涼的大江變年青了！

汽笛哀鳴着，船正預備死裏逃生。

一九三二年八月

丁跛公

丁跛公是穆家溝的鄉約。還是一個青年的時候，他便跟着老丁跛公，見習這惹人嫌厭的職務了。這父親才是一個名符其實的跛子，拐了右腿，走起路來腦袋一點一點的，彷彿一匹被重載磨壞了的駄馬。他像尾巴一樣跟着他，替他擔上藍布褡襪，『掃蕩』似的在這山溝裏穿梭着，整有七年之久。直到老頭兒的眼睛閉了，他就代替了他，並把他那響瑩瑩的渾號，也都一同接手下來。

在起初一些日子裏，因為時候正當反正後不久，他自己又不是適宜於板着面孔說話的人，一到收款或者派款，他的災難就臨頭了。因為不但那些稍有勢力的家主會揶揄他，就是一個毫沒眉眼的農夫，也不把他當成一個上頭派下來的看待。『甚麼』，有一次他十分憤怒了，嚷叫道，『甚麼，唱小旦也是人幹的呀！』可是當他送上幾兩銀子，叩了一些『響頭』，給泡水大爺承認了他是一個哥老會的會員以後，情勢就全然兩樣了，那些泥腳桿再也不敢多和他囉嗦了，他們只是斜着眼睛想道，『好哇，你現在當了光棍了哩！』

從那時起，他在職已十多年了。在這長長的歲月中，他凡事都辦來順手。他是一個十分樂觀的漢子，身體又好，雖說是四十六七的人了，看來却還只四十歲的光景。而在同旁人開玩笑的時候，甚至顯得連四十歲也不到了。他對人也很和氣，不管怎樣的玩笑，他那鬆弛而寬大的嘴唇，總是嘻開着的。僅僅是碰到那些作弄太野蠻了，或在許多人對付他一個人時，他才會生起氣來。但即使這樣，也無非瞪了眼睛，嘟着嘴喝道，『龜兒子！我要毛臉了哇……』於是又忍不住笑出來了。

那些對他開玩笑的人，範圍是頗為寬廣的。起先不過是幾個同溝居住的光棍和賭徒，不多久，